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八賢傳 第十一回 絆馬索張河落馬 張鵬翻擒獲同江

自古有死亦有生，死生有命原非輕。 若不該死必有救，莫能強死將命傾。

話表四名轎夫連連應允。郭公說：「你四人且將她母女送回家去。你母女也不必問我名姓，久後自知。」婦人說：「不用他們送，此離家不遠，請恩人到敝舍書房，有杯茶相敬。」郭公說：「全當我饒了罷。」遂乘上轎，四名轎夫抬起飛奔桂林府而去。王家母女看轎走遠，方回家去。不言郭公到桂林府傳令捉拿宋雷。

且言石林進了溪山城東門，還是越牆進了花園，悄悄的走入自己房內，看了看渾身是血，忙把衣服換了，靜候官軍捉拿宋雷。這且不提。

且言廣東總鎮張河在南寧府屯兵，探馬來報，郭大人出了溪山城了，吩咐捉拿同江並宋雷。張總鎮聞報，先差參將周標前去迎接總督大人，張總鎮帶領兵馬一晝夜到了桂林府東門，放炮安營。早有守城兵卒報入帥府廳前。同江聞報，自思往日為他舅爺做的那些無王法之事，恐不有測，先令城門緊閉，吩咐打緊聚鼓。三通鼓響，只見副、參、游、都、守、千、把、外委俱來參見。同江口稱：「眾位將軍聽真，總督無故發兵前來，只可與他鏖戰，若奪了大清江山，保我舅爺登基，那時眾位不失封侯之位。」言罷，自己紮束停當，令人抬刀牽馬，遂接刀、抓鬃、認鑿，上了坐騎，兩名副將、四名千總來至東門。

同江吩咐軍卒：本帥出城與張河交鋒詐敗，爾等預備絆馬索擒他。軍卒遵令。同江出城，帶領兵將一馬當先。

這邊軍校報進中軍大帳，同江討戰。張河一擺手，藍旗退下，遂自紮束已畢，提槍乘騎，帶領眾將，響炮出營，列開隊伍，一馬當先。見同江立馬疆場，手擎有鋼刀，殺氣威武，觀罷暗想：「這賊明白我來拿他，他這樣抗拒大兵，明是叛反。」

遂故意抱拳拱手口呼：「同年兄請了！」同江見張河面帶笑容，內藏殺氣，遂用刀一指，怒問：「張總鎮不在廣東鎮守，率兵到桂林府有何事故？」張河見同江不懼王法，遂用槍一指喝道：「叛臣同江，你既食皇家俸祿，就該盡忠皇家，你竟違背國法，藐視王章，無故苦害黎民，同你舅爺心生叛反。郭總督大人訪明爾等真情，令本鎮前來捉拿爾等，以正國法。若知時務，下馬受縛去見總督大人，格外施恩，法外施仁，還有你半點生路；倘若不服，教你槍下喪身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

同江聞言大怒：「好張河，量你有多大本領，敢出浪言大話。看我擒你！」策馬掄刀，照著張河剝來。張河舉槍相迎，二人大戰疆場。二人戰有十數回合，不分勝敗。當下惱了旗人尹固，大喊聲：「好反賊同江，看我擒你。」一催烏騾馬，一擰蛇矛戰桿，闖將上來。這邊同江的副將胡強，也催馬一搖五股托叉趕奔前來，口呼：「尹年兄，你作何來？」尹固說：「我來擒拿逆叛！」胡強說：「你豈不知同總兵乃是國老門生的義子，你未必捉得住他；你縱然捉住他，解至北京，國老和那兵部大人豈肯與你甘休。再說他二人皆是總鎮，爭其勝負，你若近前助陣，難道說你是張河的副將，我就不是同總鎮的副將嗎？實對你說，你若助陣，你看我這鋼叉豈肯留情。」

原來，這胡強乃山西汾州府人氏，論他的武藝雖平常，但因他與索艾有親，這索艾打田貴手內使了些體面，令他出來作官，派在同江處為副將，故今以大言嚇人。

尹固聞言，只氣的虎目圓睜，一催征駒，把蛇矛戰桿一顛，分心刺去。胡強用叉一撥，如同蜻蜓搖石柱一般，尹固力猛，胡強力薄，撥之不動，只聽「哧」的一聲，刺入當胸。胡強嘆嗚跌下馬來，死於非命。尹固遂撥馬奔同江，口呼：「張大人莫要勞神，讓末將立此功罷。」言罷，闖上前來，照定同江分心一槍刺去。同江用刀撥開，還一刀來。二人殺在一處，戰有數合，同江暗想：「尹固力大槍沉，他是滿洲鑲黃旗人氏，真是勇猛巴圖魯，我若久戀疆場，難以取勝，只可以智取，不能力擒。」遂虛砍一刀，往回敗走。尹固不捨，催馬追趕，張河率眾將追趕下來，同江往下敗去。馬跑得不快，尹固擒賊心勝，恨不能一步趕上，抓將過來，只追得馬首靠馬尾。同江忙把走線流星錘向後一甩，尹固忙閃身，正中在肩背，將尹固打下馬來。同江轉馬，手舉青銅刀向下砍來。幸虧張河率眾將趕到，張河擰槍向同江分心就刺，同江忙用刀撥開，眾將把尹固救回營去。張河與同江大戰二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同江虛砍一刀，往城裡大敗。張河不捨，在後緊追，看看追至城下，不覺被絆馬索絆住，連人帶馬落地。同江的軍卒方近前捉人，只見副將陳海亮一同參將、都司、游擊、千總等共數員將一齊前來相救，張河眾家將官也一齊來救張河。陳海亮乃抵住同江。

正然相戰，忽聞驚天大炮響亮，乃是張鵬張中丞因吳王犯邊，奉康熙旨意前去征剿。張巡撫遵旨率領河南軍兵，由桂林府經過。相隔桂林府約有百里之遙，有郭總督下書人阻路，呈上書柬。張鵬翻拆閱已畢，方知土豪宋雷叛臣同江苦害黎民，私造軍械謀反大逆。心中方決定先拿反賊後去平南，遂在桂林府北門以外紮下行營，就有軍兵報道：「廣東總兵張總鎮失機，眾將在東門外與同江苦戰。」張鵬翻聞報，即刻紮束停當，提戟上馬，率領眾將飛奔，離東門不遠，閃虎目一望，殺聲不絕，兩下軍兵殺在一處，只見張河同眾將協力與同江兵將鏖戰，但張河已跌馬受傷，被眾將救上馬，還抖擻精神與同江對敵，只有招架之功，並無還槍之力。張鵬翻看罷，不由得大怒，喊一聲：「叛逆賊同江竟敢逞強，看我擒你。」一擰方天戟催馬近前，照定同江刺來，同江著忙，用刀去磕畫戟，二馬鏗鏗，人挨馬靠，張鵬翻一伸虎腕，把同江連袍甲抓了個結實，說：「反賊，你給我過來罷！」按在馬鞍前。同江使力欲往下滾，焉得能夠。

張中丞向地上一摔，吩咐軍兵捆了。軍兵上來把同江綁縛。

方欲回營，只見一乘四人小轎飛奔而來。張河見前有頂馬，乃是參將周標，就知郭總督已到。轉身口尊：「叔父，且慢回營，那是總督大人來了。」張鵬翻聞言，叔姪一齊下馬侍立。

見轎落地，搶行幾步，口報：「河南巡撫張鵬翻迎接大人。」郭公下轎，忙把張鵬翻拉住，口呼：「年兄，你莫非是神仙，騰雲駕霧而來，為何前日去的公事，今日就來到了呢？」張鵬翻這才將領旨平南，路過桂林府境，接著大人的公事，故此前來相助情形言了一遍。郭公說：「這是天意！應當滅賊除叛而來。」

所仗聖上洪福，也是我郭秀與令姪之幸也。」張巡撫曰：「舍姪在廣東作官，多蒙大人指教。」郭公說：「令姪居官，勤慎忠公可敬。此處不是敘話之地，大家進城再敘。」

二人攜手攬腕，步行進城。入了察院衙門，書房敘座，將溪山縣私訪始末緣由言了一遍。張鵬翻問這石林莫非是當日同白元戎征西的石長清否？郭公回答：「正是。」張公說：「自從白元戎被索艾所害，他就棄職逃走，並無音信，不料隱匿在此。」

大人就該急速發兵，星夜前往。若遲延，恐石長清做事不密，露了馬腳，被宋雷查知，豈不難為石林了嗎？雖然他是一條好漢，恐其能狼難敵眾犬，好漢打不過人多。」郭公曰：「張年兄言之有理。」遂傳令：「張河，領你本部兵馬，赴溪山縣抄拿宋雷，休要驚唬梁小姐並她的使女，且將梁小姐主僕護送到東崖莊去。令石林暫守莊門，我自有道理。」張河遵令退下，炮響三聲，率領兵馬星夜不停奔溪山城而去。郭秀同張鵬翻步行出了東門，張公口呼：「郭年兄，請進城，我回營料理軍事，平南緊急。」郭公說：「邊廷事情緊急，我不敢久留，只願一到雲南奏凱回朝，小弟且聽捷報。回朝之時，大家再敘。」談罷，軍卒拉過馬來，張公上銜回營而去。

郭公乘轎入了察院，三聲炮響，升坐大堂。這時候那三司同撫院周鴻自溪山縣未曾接著郭總督回來，還未進城，差役傳稟：「總督大人已坐察院了。」一聞此言，皆是膽顫心驚，忙忙前來參見。郭公吩咐下去：「免見，聽參。」惟有教諭、訓導相見。喊冤告狀之人擁擠不開，皆是告宋雷、同江、黃子明的。

郭公令長隨劉升把眾人狀紙皆接過來，吩咐：「明日聽審。」言罷退堂，走進書房吃茶。

劉升把眾人狀紙皆呈上郭公閱了一遍，提出一張狀約，寫：具稟貢生王成，年五十六歲，住溪山縣東楊家莊。

為仗勢欺人搶擄良家婦女，懇恩除暴安良事。竊有次女年十七歲，自幼與楊門結親，並未過門。現有黃家堡監生黃子明，差家丁為媒提親。生未允諾，伊賄買知縣張惠，將生之婿傳進縣立逼退親。生之婿乃是贅門之客，豈能退親，分爭理由。縣官羞惱成怒，將生之婿下入南牢，生死未保。為此具稟，叩乞督憲大人格外施恩，傳追嚴究劣紳，懲辦強徒，釋放生婿蟻命。不惟王、楊兩家感德無際，定然流芳千古矣！上叩。

郭公閱畢暗想：「王成不曉黃子明被殺，不免將王成傳進院來，一則將他家中事情說與他知，二則問問黃子明家中還有何人，好差旗牌前去抄滅他家產。」郭公想罷，遂命劉升出去喚貢生王成進來問話。劉升遵命出去呼喚。

且言貢生王成在堂上遞稟帖，聞總督大人吩咐回家聽審之諭，自己不由一陣發怔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